



译文纪实

# 再会，老北京

Michael Meyer  
[美] 迈克尔·麦尔 著  
何雨珈 译

THE LAST DAYS  
OF OLD BEIJING

《再会，老北京》  
之于北京，就如同  
《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》  
之于纽约。  
——《出版人周刊》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## 版权信息

- 书名：再会，老北京
- 作者：〔美〕迈克尔·麦尔
- 译者：何雨珈
- 责任编辑：张吉人
- 关注微博：[@数字译文](#)
- 微信公众号：数字译文
- 联系我们：[hi@shtph.com](mailto:hi@shtph.com)
- 问题反馈：[complain@shtph.com](mailto:complain@shtph.com)
- 合作电话：021-53594508

# 目录

[版权信息](#)

[第一章 走过大前门](#)

[第二章 叫我梅老师](#)

[第三章 Mocky与我](#)

[第四章 “告别危房”](#)

[第五章 寒冬降临](#)

[第六章 拆之简史一：燕都旧迹](#)

[第七章 《北京晚报》](#)

[第八章 幸福城中好时光](#)

[第九章 把感觉留住](#)

[第十章 春天](#)

[第十一章 拆之简史二：皇城兴衰](#)

[第十二章 “去贫化”的贫民窟](#)

[第十三章 抢救老街](#)

[第十四章 夏日大回收](#)

[第十五章 过去时与将来时](#)

[第十六章 拆之简史三：民国首都的现代化之路](#)

[第十七章 朱老师：树的记忆](#)

[第十八章 “他有病了你不给他治，是你的责任”](#)

[第十九章 老寡妇的故事](#)

[第二十章 拆之简史四：“毛泽东时代”北京的工业浪潮](#)

[第二十一章 回音壁](#)

[后记 新北京，新奥运](#)

[致谢](#)

[译名对照表](#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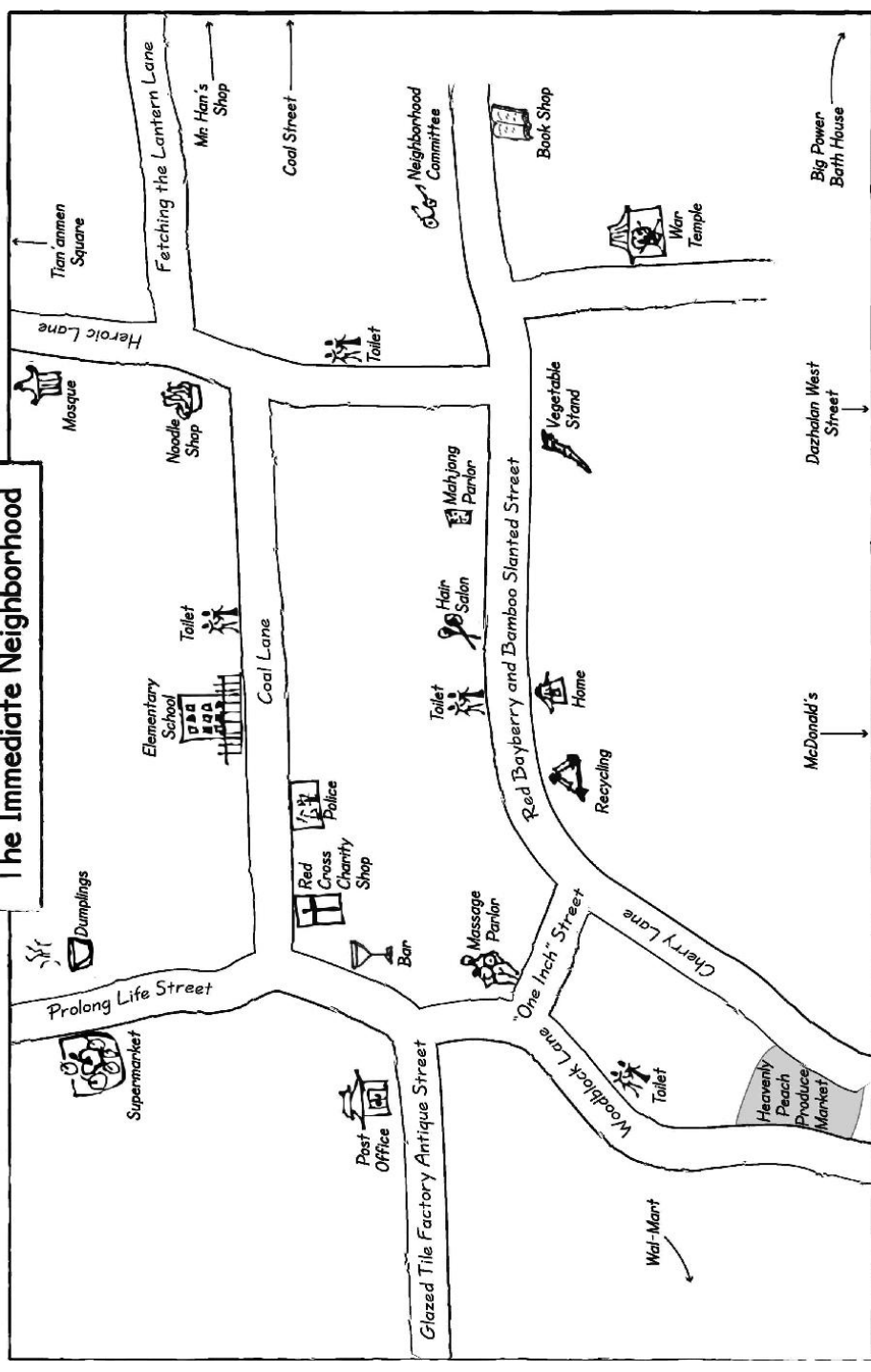
[参考书目](#)

[译后记 一封写给老北京的忧伤情书](#)

献给老妈老爸



# The Immediate Neighborhood



我提出“新北京”这个概念，意思是要在北京建立起一种新的人文主义，让它成为一个全新的人文城市。但北京的官员和规划者将其理解成了城市建设意义上的新北京。他们认为“新北京”就是要摧毁老城，建设新城。

——李西光，新闻专业教授  
2008年北京奥运会口号“新北京，新奥运”的提出者

### 《京前门大街将改为前门天街》

今年年底，留存在老北京人记忆中的五牌楼、有轨电车（铛铛车）、广和茶楼大戏台将重现前门大街。上午，备受瞩目的前门大街两侧修缮整治保护工程正式启动。修缮整治后的前门大街将更名为“前门天街”，并恢复清末民初的建筑风貌，成为彰显古都风貌、弘扬历史文化、传统与现代相结合、设施齐全的步行街。

——《北京晚报》，2007年5月9日



进入我所居住的四合院的走廊。



## 第一章 走过大前门

老寡妇门也没敲，就走进了我的房间，她身上飘着一阵“飞马牌”香烟的味道。一顶老旧的棉帽遮住了她蓬乱的花白头发，露在外面的部分则梳向脑后，仿佛为了炫耀耳朵上的那对金耳环。她穿着一件羊毛衫，围巾手套全副武装，颜色与我们这个四合院深朱砂红的木柱子很是相配。在我眼中，这位邻居老寡妇是由下面这些颜色组成的：黯淡的灰与白，亮丽的明黄，带有皇城气息的大红。当然还散发着灰烬与岁月的味道。北京城的中心地带纵横交错着无数条狭窄的胡同，而老寡妇，就是我们这条胡同的缩影与代表。她八十年的人生，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地方度过的。四周怪兽一般逐渐蚕食胡同的摩天建筑，闪闪发光的玻璃外墙晃得她睁不开眼睛。她无法想象自己有一天会搬进这样的大楼里。她总是郑重其事地宣称自己永远也不会离开。然而不久的将来，老寡妇，以及大多数胡同里的居民，都将别无选择。

“小梅！听我说，上课之前你必须吃个饭。”我站在她面前，身穿T恤和四角短裤。老寡妇擦了擦一双筷子的头，递到我手上。“多吃点儿，小梅！”她亲切地喊着我中文名字的简称。而我则用对老年妇女的尊称，叫她“大娘”。

老寡妇将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捧到我面前。手里香烟冒出的烟雾沿着萎黄的脸颊蜿蜒上升，熏得她斜斜地眯起了眼睛。今天她包了我最爱吃的香葱猪肉饺子。“知道不，”她说，“做一人份实在是太难了，所以你必须把这些全吃光。”

我总是很听老寡妇的话。这个四合院有五个房间，一共住了七个人。尽管老寡妇没有产权，但所有人都知道，她是这里的女主人，她有使用权。1962年，北京市房屋管理局批准她入住朝南的房间，正对着我现在住的地方。在这间六平米的陋室之中，她拉扯大了一双儿女和一个孙女。她和家人的照片高高地挂在墙上，其中一张大幅彩照是年轻时候的她：高高的颧骨，灰色紧身连衣裙，浑身散发着青春的光彩。房间的水泥地面没有任何装饰，一个胡桃木质

的五斗橱，两把铁质的折叠椅，一张轻便的牌桌和一张单人床就是全部的家当。房间里的彩色电视机永远停留在11台，北京戏曲频道。每天，从太阳东升到夜幕降临，铿锵的鸣锣和依依呀呀的忧伤唱腔都会飘满四合院的每一个角落。

老寡妇又点燃了一支“飞马”。蓝色的烟盒上画着一匹纵身跃向天际的骏马，蹄下是一排排鳞次栉比的化工厂和大烟囱。这是这里卖得最便宜的香烟，也是胡同里整日飘散着的味道。

“你应该起得早点儿，”她嗔怪道。“我都在天桃市场逛了一大圈儿了。”现在是早上七点。胡同里总是房子挨着店铺，密密麻麻的。所以永远有人在做生意，出门就能买到东西。每天一大清早，人们就会拥向附近的露天集市，从外地农民手里买到新鲜的肉食和蔬菜水果。“我把锅放在火上准备下饺子，然后就去了，”老寡妇说。“等买了调料回来，水都烧开了。”

她看着我喝下那碗咸咸的肉汤。我对她说谢谢。她扬起头，大声问：“你说什么？！”她有点耳背。说再见的时候，她总是简单地哼哼一声：“哈！”接着就走下四合院的木头门坎，往左转离开了。这里原本是一处官家的宅邸，现在被分成四个四合院，每一个都住了好些租户。我们的房间位于后方，挨挤在一起，离四院共享的正门最远。老寡妇蹒跚地走过走廊凹凸不平的地面和石板，双手支撑着灰色砖墙。女厕所在与正门相对的另一头，里面很窄，她放开手紧走几步，进去了。

男厕所更远。所以老寡妇一走，趁着邻居们都还在睡觉，我打开一个柜子斑驳的门，拿出一个塑料瓶，把里面昨晚“方便”出来的液体倒空在水槽里之后，又从门外的晾衣绳上摘下一条毛巾，抖落上面的灰尘，把头伸到水龙头下面，迅速抹上洗发液，用一个咖啡杯装满冷水，浇在头上。接着又用毛巾擦了把脸，清洁了腋下。要是想洗个痛快澡，得到几条巷子以外的“大力澡堂”。

在这样一条典型的北京胡同里，早晨大抵如此。但今天的天气却有些不同，不冷不热，空气还挺清新。夏秋季之间的“秋老虎”来了，清早凉爽宜人，下午仍然酷暑难当。我把毛巾挂回晾衣绳上的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再会，老北京》〔美〕迈克尔·麦尔.pdf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2352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